

周末去武康路参加一个“弄堂烧烤party”，庆祝英国友人的中古小店开张4周年。小小的弄堂里挤满了时髦的本地青年和本地化的外籍友人。大家喝着主人自酿的青梅酒，吃着糕点和烧烤，言笑晏晏，交谈甚欢。只有一位男青年埋头专心致志烧烤食物。他先给烧烤架刷上油，然后有条不紊地放上各种食材，先荤后素，不时翻面。烤好的串串遵从女士优先的法则，用一次性纸盘托着送到面前。看他满头

巴布的N次变身

湘君

大汗，我看不忍，递上一杯冰水，主动搭讪。他戴着眼镜，棕发微卷，一副书生的斯文腔调，既有技术男的腼腆，又有几分艺术家的忧郁气质。“我叫巴布。”

巴布的家在法国南方。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是因为一些魔法方块(书法)，它们时而规整时而飘逸，时而浓厚时而清浅……千变万幻的形态令他叹为观止，巴布决心去探索魔法的起源。从巴黎一所大学的建筑专业毕业后，他将自己送到了离家一万公里的北京，在大使馆里负责物业及建筑相关事务。两年后他来到上海，加入一家建筑咨询公司。这次的职务是销售，让他好生为难：“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并不擅长此道。”好在上海很容易找到各个领域的朋友，巴布幸运地得到帮助，很快进入状态，适应了从内务到外勤的转变。

积累数年，他果断下海，创立了自己的建筑咨询工作室。这还不算完，待生意稍事稳定，一个尘封多年的愿望涌上心头——是时候，该实现音乐梦想了。巴布激情涌动：“上海是梦开始的地方。”他在梧桐区一处老住宅小区租了个两室



一厅。客厅放了两张工作台和一个小小的吧台；一个房间是卧室，另一个房间就是他的工作室，摆满了各种设备：电脑、音响、照明、键盘、混响、话筒、钢琴、吉他、幕布……巴布的手指灵巧地在键盘上来回滑动，自顾自唱起来：“忘了/是新添的垢/记得/是老套的旧/知音是相相无言/愿天黑活到明/总归说不够……”

我正在脑中检索这首似曾相识的旋律，巴布回头冲我一笑：“很熟悉吧？这是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插曲《勿听》，我把它改编成了法语爵士版。”

巴布拿出一本《宋词与宋画》。每首诗词附有法语译文，再加上经典的宋人花鸟，图文并茂。目录上，柳永的《雨霖铃》《蝶恋花》，晏殊的《浣溪沙》《蝶恋花》，王安石的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，苏轼的《水调歌头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李之仪的《卜算子》都被打了钩，显然是主人重点关注的。巴布的眼睛里亮晶晶的，墙上的灯一闪一闪，仿佛在烘托气氛似的。见我盯着那块“巴布俱乐部”的中文字霓虹招牌，巴布解释说，那是中国朋友送给他的30岁生日礼物。

从技术到艺术，从内向变得外向，从汉字小迷弟变成驾轻就熟用中文创作的音乐家，法国青年巴布在上海短短6年里经历了N次变身。未来，也许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有机会登上更大的舞台；也许会介绍更多的法语歌曲给中国网友，或是将更多的中国诗词改编成法语歌曲来传唱……巴布还没想好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“我会上海住下去，继续创作，用音乐做好中法文化的交流。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看到这个题目，孩子们惊讶地问。“这次是我自己的故事。”孩子们被学业压得透不过气来，所以每次上课，我会讲个小故事让他们放松，他们也很享受这四五分钟。十年前的春天，我左手一有动作，左胸腔内就觉得有一种牵扯的刺痛。去医院，片子一出，医生严肃地对我们的说：“你主动脉弓上有个瘤。”我俩吓了一跳，“马上去做个增强CT。”回到医生那里，她紧张地告诉我：“马上去挂专家号，让专家诊断！”专家看了片子说：“需要开胸，把这段血管剪掉，换人造血管。”失魂落魄走出医院，女儿的电话来了：“妈，查得怎么样？”“要开胸换血管。”“到其他医院再看一下，不要只听一个医生的。”先生如梦初醒，马上电话我侄子，他即刻联系另一家医院。一位原副院长接待了我们，他把我的影像资料拿去给他的同事看，回来说：“这瘤体破裂的话，就是在手术台上也救不了你。”我俩刹那变了脸色，一身冷汗。“你马上去找我的学生。”老先生急急写下他学生的电话号码。我们来到心血管外科病房外，电话却一直打不通，一看，原来老院长少写了一位号码！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好在医生很快出来，一看片子说：“你去找我的同学董医生，他说可以装支架最好，他说不行就再来找我。”董医生看了片子问：“你有没有受过伤？”“没有。”我答。

“有。”先生说。我疑惑地看着他。“2000年出过车祸。”“那是15年前啊？”我更疑惑。“差不多。”董医生说。他仔细看片子，我们就像在等宣判。一会儿他说：“可以放支架……”此话一出，我俩松了一口气。然后他给我们科普：“人的主动脉弓上有三根支脉往上走，我们称它们为‘三毛’，负责头脑和左手的供血。这个位置放支架会压住一根血管，但还有两根通畅，影响会有，但不大。”悬在空中的心终于落到了“地面”：“哦，我有救了！那什么时候可以入院？”“先登记，再等病床。”一看那本子，等病床的人好多啊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总觉得我体内有个定时炸弹，随时有可能爆炸。不到一周，我俩各轻了5斤！

三天后，接到电话去住院。术后恢复得很好，我又可以毫无顾忌地“到处乱窜”了，第二年仲春就去巴尔干半岛玩了18天！

“现在说来只有5分钟，但你们知道，我们是经历了怎样的惊心动魄！这事让我明白：好医生拯救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，更是整整一个家庭！古人说：不为良将即为良医，我倒觉得，你们可以说：我不为良医，即为良师。”“吁——”听到这里，孩子们都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噢，我好紧张。我问：“所以，2025年，我不是十岁了？”孩子们纷纷感言：“哦，医生真伟大！”“老师，您太幸运了！”……

是的，我很幸运，“谢谢”两字根本无法表达我的感恩，我只有更多更好地为他人付出我的爱，也许能报答其万一……

健康

“初识”一词，看似简单，理解起来却颇多歧义，如，初，可表“第一次”“开始”，亦可表“初等”或“刚刚”；如，识，既指与对方碰过头、见过面，认识了，还指通过媒介(影像、著作、回忆、评论等)，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情况。

就著名学者、散文家张中行先生而言，我猜，90%的人之“初识”，是通过阅读文本；其中，99%的人则是通过《读书》杂志或其代表作《负喧琐话》。

我也不例外。不过这里可以摆个谱：我确曾登过张中老的府，与他促过膝、谈过心(我跟老人家的交往，写在一篇叫《流年碎影忆张老》的文章里，此处不赘)，然而那是发生在阅读文本之后的事。

1987年左右，我已经读到初版于1986年的《负喧琐话》(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纸质封面)，那是亡友商友敬先生借给我的；等我自己买到《负喧琐话》(第三次印刷，涂塑封面)，已是1991年的事了。

也许，我跟99%的读者稍微有点儿区别：早在《负喧琐话》或《读书》杂志

之前，我就初识张中行先生了——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买过他的一本小册子《非主谓句》(上海教育出版社；开本787×960；1984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；定价0.23元)。

我自然不是在该书出版当年买到读到的，而是之后的一两年。

为什么我会对这本小册子感兴趣？说来也有意思：1984年，我选修了一位著名语言学家开的《比较语言学》课程。这门课原本只对博士生所开，我乃侥幸滥竽其中而已。从老教授口中，我第一次听到了乔姆斯基“转换生成语法”学说、索

绪尔“能指·意指”理论、布龙菲尔德“行为主义语言观”“结构主义语言分析方法”等观点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期，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大热，阿猫阿狗参与度极高，我也跃跃欲试。其时，处于文学理论和批评主流地位的是本质论、模仿论、环境论等传统思维方法。我感觉，一味固守本质论、模仿论、环境论，注定走入“死胡同”“浅层次”的境地，而符号论、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等现代理论刚刚冒头，完全可以借鉴。那些新理论新思维的基础，正是索绪尔、布龙菲尔德、乔姆斯基等创立的现代语言学，不了解了解怎么行？于是，凭着曾经的一知半解，我头脑一热，买来索绪尔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、布龙菲尔德《语言论》、乔姆斯基《句法结构》等译作；当然还连带了一批中国学

青路”。而在1949年5月12日，国民党军在此碉堡四周构筑立体碉堡防线，以密集的交叉火力阻止我人民解放军。战斗白热化时，我军不得不逐堡逐壕强攻攻坚，直到25

日，以牺牲4000余名战士的代价全歼宝山守敌。今天，碉堡依旧，见证的是历史，守护的是和平。

在吴淞开埠广场口袋公园东

朋友讲过一个笑料。说单位来了个小小年轻，好像从来不会和人打招呼，善良的

朋友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原生家庭里有某种教育或关怀的缺失，造成性格孤僻，所以每次相遇，这位年长许多的朋友总是笑脸相迎，主动问候，希望能温暖到这个孩子。没想到，一次他们共同等电梯时，领导走过来，小年轻居然懂礼貌了，除了问好，笑容都要掉下来。朋友差点昏过去。

这则笑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让我们不得不思考问题出在何处？

“这个孩子最有礼貌，每次进校，只有他会说保安叔叔们好！”一位负责进校安全的保安和我聊天时，指着身边刚刚经过的一个小朋友说。“是吗？”起先我很诧异，后来发现的确如此。在校门口，小学生们进校前会站在礼仪线上，热情地向值勤老师问好。但真的少

孩子向站在门口、保护他们进校安全的保安叔叔问早，也少孩子向他们送他们上学的家长说再见，更有孩子向门口值勤的同学道好。

孩子们对老师的恭敬，和对旁人的忽略，戏剧般地形成鲜明对比，礼貌在这里上演的是流于形式的进校礼仪。尊师，却没有重道。问题也许有一部分就缘于这里？尊师，其实只是由此及彼的第一步，由对师长的礼貌，延伸到对其他所有人的尊重。仅仅停留在第一步，也许就会酝酿出变形的习俗。

礼貌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一定应该是真诚的样子，因为只有发自内心的礼貌才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更好的链接。而礼貌的养成缘于我们的教育。教育若不能激发真诚，礼貌只是客套；教育若无法传道，礼貌或许只能成为笑料。

者的语言学著作，其中就有《非主谓句》。

什么是“非主谓句”？张中老这样界定：“主谓句，有主语，主语是被陈述的；有谓语，谓语是陈述主语的。无主句没有主语，也不缺少主语，因而同样是个完整的句子，而不是句子的一个成分。没有主语，而是完整的句子，这是与主谓句迥然不同的，所以无主句属于一般的主谓句以外的另一个类型。这个类型可以称为‘非主谓句’。”举例说，“无主句”中的“刮风了”“来了一个人”；“单词句”中的“好一

朵美丽的玫瑰花”“久仰”。张中老还深入探讨了跟非主谓句表面相像但实际上不同的“省略句”状况，指出，它“本质上常常是主谓句，只是经过省略罢了”，举例说，“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！”(鲁迅《风波》)

那么小的开本、那么少的篇幅(4万多字)，张中老就把“非主谓句”这个语言现象说得一清二楚，不仅给语文工作者一个确切的概念，而且给那些没有受过现代汉语系统训练、不太在意句子成分缺损、单凭日常生活口语场景进行写作的人一点底气和信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《非主谓句》带有相当的学术性，其行文却一如《负喧琐话》那种突出的“说话体”风格，明白，晓畅，趣味，家常，呈现出对读者唯恐照应不周的体贴，读来舒服。

初识张中行迄今，我陷入一个死局——“一直在模仿，从未被超越”。这个“局”，正是由2个貌似非主谓句的省略句组成，至于被省略的主语分别是谁，大概不用我挑明吧。

猎户以箭射中跌落下来，中箭野猪有很多甲文，𪚩(图五)的甲骨文文字形描绘了一支箭矢贯穿野猪身体的情景，我识定𪚩之野猪是被狩猎者追到山崖无路可逃跌落的。

据摭遗逸，不少需要拂去历史的蒙尘。正体的坠(墜)之或体或有近义的字还有墜、墮(墮)、墜、墜、墜(墜)等几十个，大都有“卩”部。其中墜(墮)字和墜的甲骨文同，不另展开分析了。正体繁写同是猪的跌落，简化字还是回到人的跌落，不过人字没像古文字倒写。由于野猪跌落有坠(墜)完美担纲，原本跌落义的队(隊，无土)则借作行列“队”等字义，并衍义集体编制，如团队、部队、成群结队等等。

“孤学坠绪”出自清代龚自珍《语录·书戴氏定本》：“是本孔氏继述刻入《微波树丛书》中，不为矣孤学坠绪。”



游鱼 张伟 摄

我家小区一角，绿植环绕、鲜花簇拥着一座墙面斑驳的混凝土碉堡和区级文物保护点的标识。虽然碉堡大部被泥土围填，但隐约可辨的累累弹痕似乎依然回放着炮火连天的战斗场景：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，以此碉堡为中心的环形工事是我军守卫宝山城的主阵地。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98师292旅583团3营营长的姚子青率领全营500余人死守阵地，与日军血战7昼夜，最终全营喋血宝山。为纪念姚子青烈士，宝山县曾一度改名“子青县”。与此碉堡相隔不远的马路命名“子



信息爆炸的当今，无数古老深博的民俗学知识和旧时浩繁卷帙里蕴涵的诸多学问，若得不到很好的研究传承，就如同孤学坠绪，面临着被遗忘和丢失的困境。中国文化之根汉字学更是如此，为此我愿尽涓埃之力，助力守柏木之壁(赘笔，有读者问我，为何常以冷门的助力代替努力？这也是被遗忘和消失的好词，意思是费力地努力)。本文谈成语“孤学坠绪”中的孤、坠(墜)两字。
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孤，无父也。从子，瓜声。”译：“孤，年幼无(丧)父(母)。字形采用子作偏旁，瓜作声(古音旁)。”这里摘录相关古汉语知识：“少而无父者谓之孤，老而无子者谓之独，老而无妻者谓之鰥，老而无夫者谓之寡。”(汉代《礼记》)孤又作为古代王侯或帝王的自称，表示谦逊，意为少德无助之人。另外“孤”又表示有负

于、辜负(孤负，侧重于因个人行为)的意思。孤(小篆，图一)字的形构为子与瓜组合，两部分都是象形字。子，半包裹的襁褓中露出可爱的大脑袋与伸展的两手。瓜(瓜、蒺、蒺)，金文(图二)外是藤蔓，内挂着瓜果(两斜横当系花纹)。有瓜的字，含义都直接或间接与瓜果有关，孤中的瓜显然也直接与瓜有关，那又与“孤独”义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用求异思维研究问题，答案就是子瓜配的孤，是藉瓜字中单个的孤零零的瓜对应没有父母依傍(通常父母皆亡)单独生活的孩子。

中国人工栽培蔬菜和果树的园艺技术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。甲骨文有“圃”字，本义是种植蔬菜瓜果的田园。考古人员在多处商代遗址中发现甜瓜桃李柿子等瓜果残骸，但迄今在甲文中没有找到“瓜”字。我可

以推断，若有此“瓜”，“瓜体”当是简约无花纹，正如小篆的瓜(见图一孤之瓜)，其当是依然保留着“甲文瓜”的遗绪。

坠(墜，小篆，图三)的甲骨文本字倒对应简化的队(隊)，甲文队(图四)，从卩(阜)与头朝下的倒人、倒子两款。阜，山体的石阶形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先人为了上山采摘野生果实方便，就在山体开凿弯曲石阶，用石阶

阜表示山，形象指明这是能由低到高拾级而上的山，队(隊)字的形义就是从山上或高处“沿级而下”坠落。与部首卩(阜，俗称左耳朵)的字都与山有关。小篆坠(墜)由人跌落改成猪(豕，甲文是有长牙的野猪形)跌落，山下加土，跌到地面，豕上的“八”形是下坠的动势。有学者认为野猪是被

孤(小篆，图一)

瓜(金文，图二)

坠(小篆，图三)

队(甲文两款，图四)

𪚩(甲文，图五)